

國學經典
譯注賞書

老子

译注

罗义俊 撰

译注

罗义俊 撰

老子

釋國經典
黃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老子译注/罗义俊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8
(国学经典译注丛书)
ISBN 978 - 7 - 5325 - 6387 - 6

I. ①老… II. ①罗… III. ①道家②老子—译文③老子—注释 IV. ①B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7114 号

国学经典译注丛书

老子译注

罗义俊 撰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 (1) 网址：www.guji.com.cn
- (2) E-mail：gujil@guji.com.cn
-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167,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300

ISBN 978 - 7 - 5325 - 6387 - 6

K · 1549 定价：1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前　　言

我少时由缪尔纾的《老子新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新文化书社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再版)读《老子》，就不采信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思潮中对老子其人其事的过度怀疑，而一直相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载：老子与孔子(前 551—前 479)为同时代人，年齿则长于孔子，当公元前 6 世纪前期至公元前 5 世纪前期。这个时期开始了先秦诸子——各学术派别的经典思想家开宗立派的历史时代，这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轴心时代。

据《史记》等史载及近人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老子姓李，原姓老(老、李一声之转，音同而变为李)，名耳，字聃(又作耽)。老子、老聃(耽)，皆尊称也。生于陈(陈为古国，妫姓，舜的后代，公元前 534 年为楚所灭)，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又作赖、灤)乡曲仁里人，其地属亳州，汉晋时有老子祠庙。《史记正义》引《晋太康地记》云：“苦县城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也。”出仕于周，久任守藏室史(柱下史、征藏史)，即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档案馆馆长。公元前 520 年，周景王崩，王子朝作乱，历时 18 年。期间，老子见周室衰落，乃避乱去职东南归，居于沛、陈，时已老年。颇有问学者。《史记》记孔子尝适周(或说在沛，或在鲁)问礼于老子。近人疑说纷纭。但孔子见过老子，有过问答，战国时儒、道、杂三家均确信有其事，四见于《礼记·曾子问》，八见于《庄子》的《天道》、《天地》、《天运》、《田子方》、《知北游》等篇，一见于《吕氏春秋·当染》。后西游，出函谷关(或云散关)入秦，为关令尹喜所请，著书上下篇五千余言即《老子》而去。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隐于秦，逝于秦。《史记》说“莫知其所终”，故卒年亦无考。陕西翠华山，传说为老子隐居处，留有许多修行的遗迹，宋朝范宽《溪山行旅图》即以此为画。秦地郿县(今陕西户县北)有老子墓。

其事隐人逝而其言传。《老子》体大，观变最深，充满了辩证法，建立了贯

统性很强的、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传本虽稍有窜乱掺杂,但实于此无害),为道家开山立宗,庄子承而记其学,推崇以“至极”,称他为“古之博大真人”。当其时,《墨子》、《战国策》、《庄子》、《荀子》、《吕氏春秋》、《尹文子》、《列子》延及汉初《淮南子》、《韩诗外传》等典籍已颇多引述其言,或本其学而归于“道家”。其学对儒、墨、名、法、杂、兵、农、纵横、神仙诸家广有影响。

儒家创始人孔子为《六艺》之总纂,“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太史公语)。“《老子》出于《易》”(马一浮《论老子流失》、熊十力《六经示要·略说六经大义》、《十力语要》所持观点同)。扬雄《太玄》曰:“孔子,文足者也。老子,玄足者也。”老子与孔子并为中国轴心时代哲学运动的首席思想家,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承先启后地开启了思想家独立运思的先秦诸子时代,于周文疲敝、礼乐崩坏之际,共同参与了中国文化和哲学据旧开新的重建。《道德经》与《论语》——他们高度智慧的结晶,并为代表这个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宝典。这用时下虚热的名词来说,即是(中国文化的)国学宝典。

二

说到“国学”一词,这里不得不指出,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它有多义、歧义。其原始之义,只是指称国家最高学府,见于《周礼·春官》。20世纪初始以“吾国固有的学术”为义,流行开来。其中,取消《六艺》价值地位的章太炎的“国粹”主义的国学,胡适之视固有学术为一堆死材料的“国故”之义的国学,皆为吾不取(详见拙著《生命存在与文化意识——当代新儒家史论》页274—275)。

自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整版报导《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认为“国学的再度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至2009年岁尾《光明日报》邀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四校校长聚首讨论国学发展及国学学科建设,要求有关部门给国学上(学科)户口,纳入大学学科建设。(《光明日报》2010年3月3日)“国学热”时低时高,持续不断。在这近20年的“国学热”中,“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之义,似乎被作为最大公约数、约定俗成地确定下来。

但必须指出“国学热”中将对国学“研究的学问”亦划入国学的范围,则太宽泛、太笼统了。盖如此,即以外来意识形态为内容的反传统反国学者之所谓研究岂不是亦成了“国学”也乎?“国学”岂不成了一顶空帽子,要给谁戴,就给谁戴。国学一词,必须注入价值观念,其底线必不以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为

旨,正面说即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或重要价值或核心价值,对其研究亦然。如此,结合“固有”的概念,吾人将导向性地引出可以衡定国学成立与否的四个重要观念,或重要条件。(1) 必与中国历史文化长传统相连。这个事实性条件,其实含有一“渊源”的概念,即它渊源于自身存在的文化传统,简言之,它有一个中国文化源。由是,落实下来,为:(2) 轴心时代的,与《六艺》关联,亦必与《六艺》相连。此后,或与《六艺》相连,或与诸子相连。盖《六艺》乃上古三代文化传统的大藏库和大总结。(3) 于内圣外王,或一或俱,必有其用。国粹派所谓国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也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粹学报》19期)。虽重外王而忽内圣性命之旨,其知“用”则未错。(4) 它自身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亦形成、且必在其中形成一个含价值意义的长传统,即为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接受。此四项,亦为国学之当有。

以此四项,律之《老子》,则无不皆然。

三

总说一句,老子思想源远流长。先说“源远”,即老子思想背后有一个历史文化的长传统,而为其哲学创造的资粮和渊源。

在老子思想中,“道”就是一个承先启后、据旧开新的观念。21章说“道”:“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仅在讲道的恒久性,在讲道的名千古常在,亦是在说道的观念在历史中的传统性、继承性(参见本书21章注⑥)。尽管老子集合与丰富了道的意义,赋予了道的境界等新义(参见本书第一章章注及拙著《老子入门》第一章《大道冲虚与生命境界》),亦无论“各人有各人之道”(陈荣捷《中国哲学论集》页165),道的观念却不是老子的专利,更不是春秋末期突然冒出来的,或域外来客从横里硬插进来的,它背后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文化传统。

其名,至少殷周之际已经出现。殷季的《散氏盘》、周初的《比干铜盘铭》都有“道”字。《书》以道事(《庄子·天下篇》)。其实在记录着上古三代之事的《书经》之《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中,“道”、“天道”以及“不道”(还有“德”)之字,已皆可见。“道”一观念更流行于东周人的意识世界。翻开记载西周后期至春秋战国之际(前776—前453)史事的《国语》,即可发现,不仅智、勇、忠、信、仁、义、礼、和,就是《老子》中的道、德两大名词,都是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常见话语。而且,由其中“有道”与“无道”、“不道”对立的使用,如“杀无道而立有道”(《晋语三》),可知“道”已成为东周时代意识中评估

人世间政治社会的最高价值标准；由其中“天道”、“天之道”与“人之道”、“民之道”的话语相对，也透现了“道”的形上企向。凡此，构成了《老子》论道的历史文化长背景和思想传统及当身语境。

如果再将《老子》与《国语》对检，还可进而发现，二者有语言和思维方式上的相似性、相同性。如 77 章“天之道”与“人之道”的相对，即与上述揭出的话语相对同；12 章谈“五色”、“五音”、“五味”，而《周语》中亦有谈“五味”、“五色”、“五声”；63 章言“报怨以德”，而《周语》中亦有言“以怨报德”，《晋语三》谈“以德报怨”；21 章言“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而《楚语》亦有言“进退周旋，惟道是从”；79 章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晋语六》亦有言“天道无亲，惟德是授”，等等。这个相似性、相同性表明：老子话语与东周人的意识世界、与其当身的时代语境有着交融性。而这个交融性，又反映出：老子思想与其背后的历史文化长传统包括《六艺》相连。

这两个相连，事实上，在《老子》中，都有直接反映。如 41 章所引《建言》，当为古传之书。22 章所引“曲则全”，78 章引圣人云，皆可表明其以社会思想传统为资粮。6 章“绵绵不绝”源自《周书》（参见 6 章注③），22 章“夫惟不争，故天下莫与争”则引了《虞书》的观点（参见 22 章注⑧）。至于《列子·天瑞篇》更引“谷神”云云为“黄帝曰”，虽无从考，但其后去古未远的汉初思想界以黄、老连称，终归在表明二者在思想上的关联性。至于《老子》与《易经》的关联性，历来无人质疑。套用老子的话语方式，马一浮所谓“《老子》出于《易》”，熊十力所谓“道家源出《大易》”，岂虚言哉！而 53 章“非道也哉”、55 章“不道早已”云云，亦表明老子采取、认同了虞夏以来评世论政以“道”为最高价值标准的观念（参见拙著《老子入门》第三章第二节《以道为绝对标准的政治批判》）。8 章“与善仁”同样表明他不可能亦未尝否认仁慈这类人类的基本价值。

这两个相连表明：老子哲学不是脱离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时代问题的悬空揣想和逻辑推理，而是言“道”的历史文化长传统也是东周人“道”的意识世界的产物。而老子话语与时代语境的交融性，还表明曾身处周王室动乱的他，对传统和时代有着真实的感受。表明这种感受的话语是批判性而非歌颂性的。55 章哲学命题“不道早已”之“不道”及 53 章之“非道”，其实与《国语》的“无道”、“不道”，以及《论语》所谓“天下无道”（《季氏》）、“天下无道久矣”（《八佾》）一样，正是对春秋末周文衰敝、礼崩乐坏的存在感受。

77 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则表

明他虽然感受到道在历史长河中“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绵绵若存”的恒久，但凌空观照的“玄鉴”又使他洞见春秋末社会和文化危机的根源，在“道”的分裂、变味、走样、异化和坠落，在道的形上学的危机。故“自古及今”已经包含着“自今及古”的四向反观，表示着“太上、其次”云云（17章）的古今之间来回思考。老子思想是由人生实感而来的人类高度智慧的流露，也是对“道”的名实与时代问题的哲学反思。

这个反思的成果，就是从言道的历史文化长传统中，开出一“境界形态”（牟宗三先生《中国哲学十九讲》页104）的大道冲虚的形上学体系。

四

再说流长。《老子》影响深远，在此下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中，亦形成了一个长传统。它表现在对：（1）朝廷政治，（2）知识分子的社会，（3）民间社会，也就是说老子思想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上中下三层，对国族生命和历史事业（内圣外王），都有深远的影响和作用；还有（4）《老子》一书自身的流传。

“中国之帝王虽可信道教或佛教，然中国帝王之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理——或其主持政教之大道理，历代相传，却大体上是由儒家思想所规定。中国社会之礼俗，亦大体上是儒家之教化所形成。”（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页63）这不是一个学术观点，是说一个事实。那种作意地过度抬高老子和道家，而否认或模糊这个中国史实的偏颇观点和态度为吾所不取。任何作意都与老子“上德无为而无以为”（38章）的思想南辕北辙。

老子以守柔守雌、谦退不争为绝对无条件的处世原则，他的生命形态是消极的，他的思想能回应时代自己却不积极用世，他痛斥“盗夸”：“非道也哉！”（53章）只是柔弱者消极的抗议。故他虽洞彻柔弱刚强、吉凶、祸福相互依伏、万物相反相成相互转化之玄机，而他的守柔哲学之所以谓“守柔曰强”（52章），其实只是静处一边，退让不争，来静观来静静地等待强弱之间自然而然的转化，并不积极地努力创造或争取转化的条件。唯其玄智明鉴，哲理意义深远，以及回应时代的真知灼见，故并不损害对中国社会的客观的影响和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和传统社会人心、士民生活的影响之深远，儒道两家，并行其时，各擅胜场，其中即以《老子》与《论语》为最。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汉初无为而治，以其君臣多好黄帝、老子之术，为史界习称黄老政治，虽然它是在儒家思想和伦理社会的文化底子上的施行（参见拙著《汉武帝评传》页5），但确是老子思想首次入主朝廷的一次大用。与此相似，东汉光武帝“以柔

道治天下”。民国学界还有人，以汉文帝、光武帝与唐太宗、宋太祖为“实践老子政治哲学之成功者”，谓宋祖殿前石锁之三戒（一不害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民租赋），为发挥孔子之仁与老子的天道观所为；谓一部《贞观政要》之盛治，完全得力于老子所谓“虚”之妙用。（厉劫余生《老子研究与政治》）其实历朝战乱之后的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史界旧称让步政策，为中国传统政治一传统，此中亦显有老子思想的影子。如汉初与民休息政策的根据，所谓“从民之欲”、“与民更始”云云，当与老子“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49章）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对知识界、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则更显然。前已说过，战国汉初诸子颇多引述老子之言。太史公首推崇道家的《六家要旨》，则为历代士人诵读之名篇。其后扬雄《太玄》、王充的自然主义，实源出《老子》。至魏晋，玄风大炽，终南北朝，《老子》与《易经》、《庄子》并为三玄，占学界之主流，领时代之风骚，长达三百五十年（240—589）。自老子以下，历代隐逸之士，亦不乏道家式人物，著名至今者如宋陈搏（赐号希夷先生）、万适（精于《道德经》），明画家倪瓒黄冠野服；不然，亦老子“自隐无名”之流风遗韵，如松江渔翁，以《老子》“曲全”之义，遁迹江湖三十多年。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士人隐逸传统可说为《老子》影响下的传统。老子及其所规划的生命的消极形态，也是隐士的生存形态和生命形态，它开辟了生命的隐士形态（参见拙著《老子入门》页59）。其实，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习儒家经籍，也多读《老》《庄》。即使仕为儒臣名臣者亦然，如司马光自言“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并持老子诸言与王安石论政（《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第六十卷《与王介甫书》）。此习，相沿至当代新儒家而未改。至于旁及文学医学方伎绘画等，似乎更是道家影响的胜场，以至有“山水画几乎是道家的独占天下”之说法。余不遑论。

还有《老子》中诸多的格言，如“大器晚成”、“和光同尘”、“出生入死”、“知足不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等，流传至今，成为世人常用的成语，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心。出于《老子》的清静寡欲、法乎自然的人生情调，谦退忍让、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淡泊自处、与人无争的处世哲学，千古相沿，更成为很多士民的风习。《老子》之学，讲性命双修，是生命的学问，吾人终究是可以受用的。

而道教则是老子影响民间社会和生活的一个很有效的通途和最佳证明。道教自民间产生。汉代的民间社会，尊奉黄老者不绝。汉初楚人司马季主“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史记·日者列传》），而卜于长安东市。东汉初

余姚人严遵深研《易》、黄、老，高似孙《子略》卷二录有《老子指归》十一卷，汉处士严遵著，尝隐身于成都，卜筮于市。至东汉末，民间更有“奉事黄老道”者，如农民起义领袖张角（《后汉书·皇甫嵩传》）。“道家”一名，首先为汉初丞相陈平所使用，“道教”之词则首见于道教创始人张陵（道陵）《老子想尔注》。道教产生之后，即遍布全国。道教尊奉老子为太上老君、老君天尊、道德天尊，随处建太清宫、上清宫、三清宫等宫观以奉祀。此奉祀活动，久沿不绝，而融入至今犹在的中国民间祀庙活动、宗教生活的民俗传统。甚至教外还有称道教为“老教”者（《法苑珠林》卷六十九）。道教在《老子》的影响下产生，其产生又使老子的影响愈来愈大，愈传愈远。《老子》盛言道具伟大而不名状的效用，道是“万物之奥”（62章），万物存在的庇荫与保障，能“起人对于道之信念”（《老子研究与政治》页102），道教加固了这个信念而为信仰，亦加固了老子的影响。

民间的道教奉祀活动，还反过来向上影响及传统中国社会的中层知识界和上层朝廷。如葛洪、陆修静（著《道德经杂说》）、陶弘景、傅奕、成玄英等等历代知识精英不断加入道教，形成教内知识分子群体（唐代大诗人李白亦受道箓）。朝廷对道教和老子的重视程度亦相应提升。汉桓帝已于宫中立浮屠老子之祠，后有梁元帝讲《老子》于龙光殿。至唐代，更是道风大盛。自高祖李渊诣楼观“老君祠”、诏改楼观为“宗圣祠”起，朝廷尊崇老子和召集《老子》讲学活动，历太宗、高宗、中宗、玄宗而不断。高宗还至亳州立“老子庙”，并敕《道德经》为上经，为贡举考目。中宗则任命道士叶静能为国子祭酒，玄宗立玄学博士，御注《老子义疏》颁行天下。在朝廷此类活动和举措中，老子的地位亦愈来愈尊，自高宗加尊号太上玄元皇帝，直至玄宗加号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老子之尊至此而极，为孔子尊号至圣先师大成文宣王所不及。

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中，老子在其学界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中俱有深远之影响，而亦形成自己的大传统和小传统。

五

《老子》传本和注本之多，叹为观止。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深远影响及其自身形成的长传统。

《老子》其书，司马迁认为出于老子亲著，但学者多不信，认为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道家后学编纂而成。唯细玩全书系统性、贯通性极强，叙述语言与艺

术风格极一致，太史公所言可信。先秦时只称《老子》，分上下篇，篇不分章。汉景帝改子为经。后人各以上下篇篇首一字名篇，合而称为《道德经》。道教宗之为祖典，称《道德真经》。

今传西汉河上公《老子章句》本分称上下经，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合为八十一章；并冠章题，上经首章章题“体道”，下经首章章题“论德”。（《四库全书提要》引晁公武《读书志》谓河上公注本有二，另一为战国时河上丈人注《老子经》二卷。检《隋书·经籍志三》所录，明有“汉文帝时，河上公注”，亦有“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老子经》二卷”。宋高似孙《子略》卷二，亦明录有“战国时人河上丈人”与“汉文帝时人河上公”本二种。战国本清时已亡，故《四库》馆臣未见而谓“今所传者，实汉河上公书耳”。）魏晋时青年哲学家王弼注本亦八十一章，而去河上公本章题。上节提及的张陵《想尔注》本，与《河上章句》，“同为道教必读之经典”（饶宗颐《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页2）。王弼注本为学者所推崇所通用，但27章“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古王弼本却无有，今传本“独得诸河上公”（《困学纪闻》卷十引晁说之《跋王弼注老子》语）。河上本与王弼本同为最流传的古本。二者各有其长。

此下，注本代出，汗牛充栋。清毕沅《道德经考异自序》谓其所见《老子》注家不下百余本，其佳者数十本。《道藏》中收有注释本50余种。据台湾学者严灵峰《中外老子著述目录》的调查，历代《老子》的注疏，大约有700余种。又有多种传抄本，最古的为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甲、乙本，郭店楚墓竹简本，北京大学收藏的汉武帝后期竹简本（218枚，5300多字）则尚未问世。注本和传抄本是一学术文化积累，亦是一学术文化传统。

《老子》的影响还横及域外。唐太宗时（642）就有高丽遣使来唐学道教。玄宗时，续有日本派遣名代来请《老子经》和老子像，唐使携《道德经》至新罗。唐玄奘以后，《老子》有梵文本、日译本、拉丁文本、法译本、俄译本。20世纪70年代，长期从事向西方传播中国哲学的陈荣捷先生尝著文指出：“（19世纪中叶以来）英文译本已经超过四十种，几乎每隔一年有一种新译本。”（《中国哲学论集》页179—180）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老子》。

《老子》是当时长江流域（俗称南方）和黄河流域（俗称北方）文化交融的产物（参见《老子入门·尾声》）。但，老子出生于姓虞舜后裔的陈国，严格来说，他根本就不是楚国人，而是陈国人；后又久任周王室史官，即隐居亦选择

在秦地；更何况他的哲学话语与虞商周以来的历史文化长传统，与东周人的意识世界及其当身语境有着明显的交融性。故平心而论，说《老子》是中原文化的产物，亦未尝不能成立。总之，《老子》是中国历史文化长传统的产物。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道家与儒家并为传统中国的显学，《老子》与《论语》并为中国文化宝典，并为中国文化的国学宝典。

罗义俊

目 录

前言 1

上 篇

第一章 “体道第一”	3
第二章 “养身第二”	8
第三章 “安民第三”	11
第四章 “无源第四”	13
第五章 “虚用第五”	15
第六章 “成象第六”	17
第七章 “韬光第七”	19
第八章 “易性第八”	20
第九章 “运夷第九”	22
第十章 “能为第十”	24
第十一章 “无用第十一”	27
第十二章 “检欲第十二”	29
第十三章 “厭耻第十三”	31
第十四章 “贊玄第十四”	33
第十五章 “显德第十五”	35
第十六章 “归根第十六”	37
第十七章 “淳风第十七”	39
第十八章 “俗薄第十八”	41
第十九章 “还淳第十九”	43
第二十章 “异俗第二十”	46
第二十一章 “虚心第二十一”	50

第二十二章	“益谦第二十二”	53
第二十三章	“虚无第二十三”	55
第二十四章	“苦恩第二十四”	57
第二十五章	“象元第二十五”	59
第二十六章	“圣德第二十六”	62
第二十七章	“巧用第二十七”	64
第二十八章	“反朴第二十八”	66
第二十九章	“无为第二十九”	68
第三十章	“俭武第三十”	70
第三十一章	“偃武第三十一”	72
第三十二章	“圣德第三十二”	75
第三十三章	“辩德第三十三”	77
第三十四章	“任成第三十四”	78
第三十五章	“仁德第三十五”	80
第三十六章	“微明第三十六”	82
第三十七章	“为政第三十七”	84

下 篇

第三十八章	“论德第三十八”	89
第三十九章	“法本第三十九”	92
第四十章	“去用第四十”	95
第四十一章	“同异第四十一”	96
第四十二章	“道化第四十二”	99
第四十三章	“遍用第四十三”	102
第四十四章	“立戒第四十四”	103
第四十五章	“洪德第四十五”	105
第四十六章	“俭欲第四十六”	106
第四十七章	“鉴远第四十七”	108
第四十八章	“忘知第四十八”	109
第四十九章	“任德第四十九”	110
第五十章	“贵生第五十”	112
第五十一章	“养德第五十一”	114

第五十二章	“归元第五十二”	116
第五十三章	“益证第五十三”	118
第五十四章	“修观第五十四”	120
第五十五章	“玄符第五十五”	122
第五十六章	“玄德第五十六”	125
第五十七章	“淳风第五十七”	127
第五十八章	“顺化第五十八”	129
第五十九章	“守道第五十九”	131
第六十 章	“居位第六十”	133
第六十一章	“谦德第六十一”	135
第六十二章	“为道第六十二”	137
第六十三章	“恩始第六十三”	139
第六十四章	“守微第六十四”	141
第六十五章	“淳德第六十五”	144
第六十六章	“后己第六十六”	146
第六十七章	“三宝第六十七”	148
第六十八章	“配天第六十八”	151
第六十九章	“玄用第六十九”	153
第七十 章	“知难第七十”	155
第七十一章	“知病第七十一”	157
第七十二章	“爱己第七十二”	158
第七十三章	“任为第七十三”	160
第七十四章	“制惑第七十四”	162
第七十五章	“贪损第七十五”	164
第七十六章	“戒强第七十六”	166
第七十七章	“天道第七十七”	168
第七十八章	“任情第七十八”	170
第七十九章	“任契第七十九”	172
第八十 章	“独立第八十”	174
第八十一章	“显质第八十一”	176

上 篇 *

* 此为王弼注本篇题。这里采用的是中华书局影印《诸子集成》华亭张氏原本，即通行本。原本因避清圣祖玄烨讳改“玄”为“元”，今一复其初。又斟酌河上、想尔注、帛本、郭店本等各本及近世诸家校注而稍作更增。经文凡作更增者，以[]标出并加注说明。河上公本篇题为“道经卷上”。通行王弼本为宋晁说之所校。晁谓王本不析《道》、《德》而上下之，犹近于古。朱谦之《老子校释》考汉时已分《道》、《德》二经，晁说于义虽通，然非汉、唐故书之旧。余臆，先秦《战国策》、《韩非子》、《太平御览》513卷引《墨子》、《庄子》等典籍引老子言，皆称“老子”、“老聃”，则可知周秦传本未必与两汉同。篇名似均汉人所加，此由马王堆帛书乙本《德》、《道》篇题加在篇尾亦可推知。郭店简本甲、乙、丙三本均杂混上下篇（其内容只是通行本的五分之二），与周秦古本并无篇题似亦不无关系。又，帛书甲、乙本均以《德经》为上篇，《道经》为下篇，不分章。

